

冬青館集

二

冬青館集
卷之二

冬青館甲集卷四

烏程張鑑秋水

文一

釋

釋三辰

昔者聖王慮民之或失其時也於是就縣象之著明者而命之曰辰辰也者時也時有十二故日月之會亦謂之辰今但以其仰而可見者命之曰三辰三辰者使民促時也一曰北斗爾正北極謂之北辰公羊北辰亦爲大辰禮曰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居天之中以正四時今人夜出迷失南北仰觀斗極冥行不失此其一也此垂

著於經度者也二曰東方蒼龍七宿爾正壽星角亢也
數起角亢列宿之長國語辰角見而雨畢注辰角大辰
倉龍之角以其可見故亦曰辰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
中八月辰則伏辰也者謂心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九
月內火爾正大火謂之大辰大辰房心尾也詩七月流
火春秋公羊大火爲大辰左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
中寒暑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火伏而後
蟄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覲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
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角房心尾以爲之時也又其一
也三曰西方白虎七宿夏小正正月初昏參中三月參
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曰維參與昴傳參

伐也公羊伐爲大辰此以參伐以爲之時也又其一也
心參以春秋爲象最著農祥辰正莫顯於此此出人於
緯度者也由是以言則三辰北斗也角心房尾也參伐
也皆人目所易見故大之而著於旂旗曰三辰旂旗元
凱襲服注而以日月辰當之不知日月與五星皆經緯
於天觀象者必推步而知非保章馮相太史不能測豈
有堯童牧豎隴畝之夫可以仰觀卽得然則畫於旂旗
者必不同於功勳之常可知是二星則角也三星則心
也伐也四星則參也房也七星則北斗也故曰昭其明
也且伐本象旂旗何得以太常之常亂之按文彙農則
皆从壘制文之不苟如此而日月之辰必爲疊農字从

辰亦正見農不可以失時以此見古聖王之意遠矣

釋士

經言男有分女有歸夫婦之義人道之始是故冠禮之次卽著以昏禮禮綦嚴矣昔者周官媒氏以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注讀若司會然則司會者其必載諸於冊如後世戶口保甲之謂歟吾於是而知聖人命名之義焉男子二十冠而娶女子十五笄而字書其年月日名而加之曰男女者統詞也自是而通媒妁之辭既定吉矣於是時也女謂之婦不可也男而謂之夫可乎謂之良遠矣謂之婿是尙未成禮也是則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男自二十以至三十宜何如書吾於諸經蓋得其所書

之道焉曰士按說文壻夫也从士胥聲又曰士者夫也
讀與壻同音如壻而字則從士此古聖王於女子旣字
人而未昏禮之微義也先徵於詩曰求我庶士標梅之
言也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野有死麕之言也曰士如
歸妻匏有苦葉之言也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氓之言
也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女曰雞鳴之言也曰士與女
方秉蘭兮潛洧之言也曰以穀我士女甫田之言也曰
彼都人士彼君子女都人士之言也曰釐爾女士旣醉
之言也曰思媚其婦有依其士載芟之言也雖其閒所
託興不同容有以旣昏而追述之者然以意逆志大約
於待聘愆期之日居多是亦可謂深切著明者矣由是

引而上之則夏小正綏多士女綏安也冠子娶婦之時

也古文尙書綏厥士女

孟子引

此物此志也故易曰老夫

得其女妻妻而曰女未歸家之詞也又曰老婦得其士
夫夫而曰士男未受室之詞也其詞不可謂不審矣他
若荀子非相篇曰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此已嫁之詞
也又曰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此未婦之詞也此一定
而不可易者也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苟之
行注士有同志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貞女專一亦無
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是故有愆期而不從令者曰
奔奔則其夫家也曰妾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
耽兮不可說也誠恥之也誠畏之也

議

禫月議

謹案禫月之辨議禮家人執一說由今思之非禫月之異蓋以喪服之數無定故并禫月之禮而異之何則魏晉之閒多用王子雍議以二十五月爲主永初以還始用鄭康成議以二十七月爲主是禫禮有一月三月之別要其在正服二十四月外則固無不同也今攷王議據三年問閒傳父母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而證以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以爲再期者於此而畢於是以禫止一月其說不必盡非而亦有未盡處今若以疑子雍者而并疑小戴則固無是理也鄭議亦據服問中月

而禫以爲二十七月後儒以士虞禮推之以中月爲閒月蓋明文本大戴喪服變除篇禮二十五月祥二十七月而禫今喪服變除篇不傳而禮經又無專說以是有疑鄭而轉信王說者其實亦非也試以兩家之言而通其郵似經文本不異特後儒之自生牴牾爾曷言之按白虎殿通德論曰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又曰二十七月而禫漢去古未遠且與二戴同時則二十五月與二十七月並存必非偏據可知且何休公羊注亦嘗引士虞禮記二十七月矣則二十七月之數在禮經當日自有明文而今偶佚之必欲輕鄭以從三年間之言此甚無謂也然則三年間之說非歟曰否三年間言二十

五月蓋正服既終禫於是始故曰是月禫非謂禫止於是月也使止於是月又何以解於古人喪祭先遠日之儀且卜日必非一月內之禫可行夫人而知其妄矣然則二十五月者特始言之而二十七月者特終言之此可以義起況閒月而禫禫處其中在大祥之後又何至有出入四年與再期之說相刺謬明乎此則知古人卽事有漸自十三月而小祥一期也二十五月而大祥再期也而情尙有所不忍於是制爲禫祭之禮而縞服焉所謂是月禫是也由是二十六月而祭二十七月而終以卽於吉此行禮之次也而又何疑於過禮而重情輕情而反制乎大抵禮爲學者而言故小戴特詳二十五

月以還再期之數變除篇如後世律例爲眾人而設故大戴特詳二十七月以明終制之期後儒紛紛煩擾必泥於一是恐皆無當禮經之意鑑學植淺陋不能有所發明略就所見詮次其說惟吾師爲當代禮宗必有以持擇而折衷焉則幸甚謹議

記

文徵明畫平倭圖記

明文徵明畫胡梅林平倭圖卷乃揚州阮氏文選樓所藏雲臺師云此卷筆蹟不類衡山且此時衡山年已八十有七其自署門下文徵明或卽兵部主事楊芷倩衡山生徒所爲以應梅林之索者乎子其爲我攷之鑑按

此卷高尺有咫長二丈一尺卷首書靖海奇功四字畫
尾書紀事一篇皆御史張寰所作中有長興顧箬谿書
海寇篇攷詩及紀事所載年月殆記丙辰乍浦梁莊之
捷也按明史世宗本紀嘉靖三十五年七月辛巳胡宗
憲破倭於乍浦八月辛亥又襲破海賊徐海於梁莊而
日本傳所謂宗憲設計閒之海遂禽東葉以降盡殲其
餘眾於乍浦未幾復躡海於梁莊海亦授首餘黨盡滅
江南浙西諸寇略平此卽其事而當日文士誇張以爲
大捷是也又按宗憲傳海解桐鄉圍復巢乍浦宗憲令
俞大猷潛焚其舟海心怖以弟洪來質宗憲因厚遇洪
諭海縛陳東麻葉許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宗憲解其

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陰泄其書於海海怒以計縛東
來獻帥其眾五百人去乍浦別營梁莊官軍焚乍浦巢
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稱是海遂刻日請降宗憲慰諭
之海自擇沈莊屯其眾沈莊者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宗
憲居海東莊以西莊處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
海夕禽若屬矣東黨懼乘夜將攻海海挾兩妾走閒道
中稍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盧鏗亦禽辛五郎至
遂俘洪東葉辛及海首獻京師帝大悅行告廟禮加宗
憲右都御史此圖之中所以爲梁沈兩莊也今攷圖中
一人貝冑組甲豐頤而短鬚按轡乘紫騮馬一武士執
大纛前導稍次兩武士一執終葵一執鉞者卽總督胡

宗憲也按茅副使坤紀勦徐海本末明日官兵四合牆立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卻河朔兵乘之又卻俄而胡公擐甲厲聲叱永保兵左右列大呼而入海窘甚遂沈河而死所紀擐甲事與張納言記相合是以知爲績谿也績谿之右一官朱衣紗帽頤雷上微銳彎眉蠡目乘青驄並驅而前者其尙書趙文華乎按文華傳帝以文華爲賢命鑄督察軍務關防卽軍中賜之自是出總督上又宗憲傳海旣刻日請降先期猝至率酋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則當日文華固在軍中且自文華旣傾張經李天寵宗憲又其所薦代事之惟恐不謹並行而先焉宜也又其後高冠圓領朱袍服繡豐下而

須以其次論之則巡撫阮鶚也浙江倭變紀海先期而至入見胡趙阮三公胡者梅林趙者甬江則以次當爲鶚也且獻徵錄載鶚桐鄉被圍之後賊奔據沈莊憑險自固鶚曰不滅海尙留根蔓乎則滅海之時鶚得在軍中也又其後一官方面左顧年稍輕者巡按趙孔昭也倭變紀曰海入見胡趙阮三公及巡按趙公孔昭於平湖城中出曰鑒諸軍門之貌吾禍終不免則趙又其次也其餘文臣四人皆朱衣烏帽或郎中郭仁副使劉燾徐汝參政汪柏參議王詢皆見於餘姚諸大圭乍浦紀捷不盡可詳也此圖中之文職可攷者也其武臣可攷者一將面豐無須胄而組甲前擁二旗旁豎大旗一上

畫虎而翼在胡趙二人後者疑總兵徐珏亦見於乍浦紀捷者也又一將居前側身乘紫騮馬胄首朱甲執長旗督戰前五兵手弓矢彎注又八兵執長鎗前驅轉鬪則都指揮戴沖霄也按倭變紀是時賊壁甚堅諸將畏矢石不敢近胡公怒命都指揮戴沖霄攻之兵大進擣巢於半日之間實沖霄之功則爲戴無疑也又一將右視坐船中前一卒執旗立將以右手指船頭首級纍纍然者疑遊擊尹秉衡等按宗憲傳以海首獻京師而諸大主捷紀稱公先令副使劉燾引遊擊尹秉衡夜伏乍浦城中或其人也尹之左一船稍後中坐一將弁而朱袍緩帶來獻俘者通眉豐下按膝凝視船頭反接而囚

者四此總兵盧鏜也按宗憲傳會盧鏜亦禽辛五郎至辛五郎者大隅島主弟也則所俘於舟者辛五郎也又二船橫陣於倭艇之中十餘人與倭鏖戰一船首置一佛郎機一兵俯身然藥繩就放後一將方面廣額要縣弓箠左執旗以右手指麾督戰此總兵俞大猷也倭變記所謂公又別遣總兵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遮擊之溺且盡是也一船稍先出與此船並後一將微髭怒目執黃旗督戰此或參將丁僅壁乍浦城以爲內援者不盡可攷也此圖中之武職可攷者也其面縛步行身纏微纒而俘者三人曰徐洪海之弟也曰陳東海之書記也曰麻葉海之黨也又一小鹿頭船船首兩人持篙一椎